



有很多父母到寺院禮佛時，都會把小孩帶來，雖然孩子在佛殿裡亂跑、吵鬧，但我們仍很歡喜，因為這是一種家庭信仰的傳承。

星雲說喻

難民收容所

文／星雲大師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，蘆溝橋事件引燃了中日戰爭。

同年，大雪飄飄的臘月，烽火彌漫到了南京，不幸演變成「南京大屠殺」的歷史悲劇，造成生靈塗炭。在南京棲霞山寺，流離失所的百姓，就像過江之鯽般蜂擁而來。當時，家師志開上人正在棲霞山擔任當家，他義不容辭地成立了難民收容所。據聞，那時候，每天都有十萬人以上要吃飯。於是在天寒地凍的日子裡，志開上人動員了全寺住眾和信徒幾百個人，一同煮粥供應。但是受難的人太多，儘管一鍋接著一鍋煮，有時候仍然來不及供應。

忙了一段時期，時局終於慢慢穩定，寺方便全力協助難民往大後方去。

等到八年抗戰一結束，我們的國家勝利了，卻有一些想要發「勝利財」的人也出現了。即便棲霞山只是一座寺院，竟也有人覬覦它廣大的林地。只是，佛教道場沒有什麼力量，眼看著即將被人瓜分侵占了，寺方也束手無策。

正當大家愁容以對的時候，很意外的，新六軍的軍長廖耀湘派人帶來了一塊牌匾，說要送給棲霞山。原來八年前，抗戰期中，他也是難民之一，接受過棲霞山的援助，當時他還只是個營長，現在已經是軍長，為了報答棲霞山救助的恩惠，便以牌匾表示感謝。當那塊牌匾一掛上，地方上的流氓惡霸，因為畏懼軍方的威權，再也不敢壓迫棲霞山了。

其實，棲霞山於戰爭中施粥救急，懷抱的是「不忍眾生苦」的悲心，並沒有想到要他人回饋。不意卻因為這麼一個善行，保住了棲霞山的寺產，也讓道場香火得以延續。

從這件事情來看，一個人做好事，雖不一定想求什麼功德、回報，但是因緣到了，很自然就會有。就像一顆種子播撒到地上，有一天因緣具足了，自然就會發芽、生長。所以，在這個社會裡，大家要多多做好事，多多積功德，將來必定是會開花結果的。



圖／道瑛

花開禪心

身教

文／山茱萸

一名網友在臉書上發文「言教不如身教！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！」

此文看起來像是旁觀者寫的，其實是這名網友與孩子的對話內容，讓許多其他網友大讚這個爸爸做了最好的身教。

這篇臉書文寫道，「回家的路上，遇見一位父親騎車載著兩位小孩，女童國小三年級，男童幼稚園中班，迎面而過一台垃圾車，女童大喊好臭！父親問她臭什麼？女童說垃圾車都臭酸味！味道很臭！」

此時父親很嚴肅地說：「孩子，妳的觀念是錯的！看到垃圾車要心存感激！沒有人喜歡臭酸味，如果沒有垃圾車的叔叔阿姨幫忙，家裡垃圾沒地方去，那每個人的家裡都是臭酸味！」兩個小朋友馬上同聲說「謝謝垃圾車的叔叔阿姨」。

我們常說孩子其實就是父母的翻版，除了遺傳因子產生的作用，更重要的是，孩子的行為多受父母的影響，家庭是孩子人生路上的第一所學校，父母是他們的啟蒙師；雙親的一言一行、對事物的看法，孩子是不會揀擇而照單全收的，因此為人父母者，更應謹言慎行。

希望天下的父母，都能口說好話、身行好事、意存好心，如此必能教出有品德有教養的孩子。

探討維摩經 開拓東亞多元視野



【記者陳瑋全、知文宜蘭報導】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、佛教學院主辦，人間佛教研究院協辦之第二屆「維摩經與東亞文化」國際學術研討會日前在佛光大學舉行，邀請海內外專家學者，提出「維摩經梵漢對譯研究」等六大維摩經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，為東亞文化開拓多元視野。

研討會由佛大校長楊朝祥主持開幕，佛大董事長慈惠法師、南華大學副校長慧開法師、佛教學院院長萬金川、佛教研究中心主任謝大寧等先後代表致詞為此次研討會揭開序幕。

十年建構 佛研平台

佛大校長楊朝祥於開幕式提出，佛光山重

視文化與教育，而人才的培育需要大量的學術研究來支撐，這是成立佛教研究中心的本意。

佛大董事長慈惠法師致詞時表示：「佛教研究中心，可以為全世界研究漢傳佛教的學者，提供最專業與豐沛的服務。」

佛教研究中心主任謝大寧教授希望「能夠於十年之內，會聚各路英雄好漢，建構國際性漢傳佛教的研究平台。」而在漢傳佛教的範疇內，慧開法師也進一步指出「中國歷代祖師大德判教，無不判《維摩詰經》為殊勝。」於今推動學界對《維摩經》的重視，聚焦探討《維摩經》與東亞文化種種交涉，顯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。

萬金川院長長期許透過研究計畫，達到學界

「群聚效應」，讓漢傳佛教研究「從邊陲到中央」，帶動質與量的提升。對與會學者在颱風重創校園，風雨不止之際仍歡喜參與研討盛會，他以清代學者孫星衍「莫放春秋佳日過，最難風雨故來人」來表達謝忱。

大師期盼 佛教重鎮

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陳一標主持綜合座談，其表示要逐步帶領佛教研究中心與佛教學院緊密結合。學者稱佛教學院是修行與學術研究理想的環境，研討會二十餘篇論文觀點耳目一新、言之鑿鑿，用一部經總涉多元的專業，達到國際一流學術水準，「唯一不足的地方，就是我們感受不到有何不足」。開幕時慈惠法師遠來傳達大師的祝福，大師更

◆第二屆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全球學者雲集一堂。前排左起德國萊比錫東亞研究所長柯若樸教授、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長辛嶋靜志教授、佛光大學董事長慈惠法師、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、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萬金川、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慧開法師。

圖／佛大佛教學系提供

致電表示關切，「希望中心發展成漢傳佛教的重鎮」。

佛教傳入中國已逾二千年，對文化、信仰和生活影響深遠，從而發展出具有特色的漢傳佛教，並傳播到整個東亞文化圈。

本次會議以此為探討主題，探討漢傳佛教與維摩詰經在東亞的傳播與影響，特別是此部經中闡述維摩詰以在家居士身分修持、弘揚佛法，接引學佛人，讓佛法落實於生活各個層面，正是人間佛教在世間的最佳經證。

逾200學者 熱烈響應

研討會共有日本創價大學辛嶋靜志教授、佛光山電子大藏經主任永本法師、華梵大學校長高柏園、嘉豐出版社負責人林光明、德國萊比錫大學柯若樸教授、漢譯西藏大藏經協會理事長智懿法師、四川大學張弘教授、韓國東國大學金天鶴教授、南華大學鄭阿財教授、日本大正大學西野翠研究員、廣州中山大學龔雋教授、高雄中山大學越建東教授等二百多名學者、觀察員與會。

研討會特邀日本梵漢對譯研究專家辛嶋靜志發表主題演講「誰創造了大乘經典」。辛嶋靜志稱讚中心在建構及發展漢傳佛教研究方向的高瞻，「透過研究漢語佛典，讓我們了解從二世紀到十一世紀大乘佛教的變遷」，他也盼日後能夠常跟佛光大學交流，「一起推動佛教二十一世紀文獻學的發展」。

溫室花朵

嬌嬌女的打工條件

文／珍珍

朋友的女兒大三了，最近吵著要打工，說是要增長見識，友人在有條件下勉強同意，其條件如下：餐廳端盤子萬萬不可，加油站打工空氣太差，便利商店、飲料店時間太長，總而言之，家教最適合，但只能教一個。

我隨口問道：「餐飲服務接觸的人群最廣，最能訓練耐力，磨掉嬌氣，體驗人生，為何不行？」她回答說：「女兒個子嬌小，只要想到她端著一大疊盤子走來走去，心裡就擔憂，可是當家教，也怕學生欺負她，真是傷腦筋欸。」

女兒只開了一個頭，老媽的劇本發展已漸失控，擔心懼怕接踵而至。想想自己的學生

人間植物禪

誤割

文與圖／白石莊主人

割草時誤割植栽、作物在所難免。當我路過見著成群割草工人在割安全島和路邊雜草，或是去訪友見到友人家雇了工人也在割草，總都難免想到，當這些工人偶一失手，砍斷了新植的各種植栽或是主人心愛的玫瑰花，他們會向給他工資的人鄭重提出道歉嗎？別想太多，大概頂多吐吐舌頭，就裝做沒這事般打混過去。

割草難防誤割，就像吃燒餅一定難免掉幾顆芝麻，平常事一樁，防不勝防。

通常我的習慣是一發生失手誤割事件就想到：累了啦，今天的工作就到此為止吧，於是放下肩頭割草機，脫下耳罩、眼鏡、手套，回屋裡去。

所謂誤割，如果要給它一個定義，便是割了不應割的。那麼，什麼又是應該割的呢？當然是去之而後快的雜草啦。

在種植這個動作上，人們選擇其所愛或是其所需者來種植；在割草這個動作上，則是去除他所愛或是他所選擇之外的一切。換句

時代，父母為了三餐溫飽忙於工作，小孩暑假打工從穿鐵梳子（紡織修布工具）、包糖果紙、折紙盒、做塑膠花、串珠子、縫手套到搬磚塊，包羅萬象，精采萬分，那些打工經驗成了日後姐妹間最有滋味的回憶。

姪女自小父母離異，高中零用錢要靠自己賺取。國中會考完，便到住家附近的鍋貼店當晚班工讀生，不到一個月學會煎鍋貼、煮麵、煮水餃、點單、送餐、收桌、洗碗、結帳、接電話、洗廁所、掃地、拖地、刷地、洗煎台……店內工作除了還不會調餡料，其他都已難不倒她。在家吃完飯，會自動收拾餐桌洗碗筷，這是打工帶來的改變，阿媽欣慰地說孫女長大懂事了。

父母保護子女天經地義，但過多的關愛卻是道無形枷鎖，讓孩子飛不高跑不遠，適時地鬆手反而是一種成長，他們終究是要離巢的，外面的世界何其寬廣，讓他們盡情翱翔吧！



話說，割草是一種絕對功利性的事，下達割草指令者及接收指令者也絕對要具有一雙銳利的勢利眼，留所當留，割所當割！

但是站在植物的眼光來看想必是充滿了不解吧，一樣從泥地裡辛苦長出來，一樣綠油油有「頭」有「臉」，為什麼有的難逃刀剪而遭到粉身碎骨，有的則被百般呵護疼惜有加？為什麼我砍了玫瑰時心疼又懊惱，砍了成千上萬株雜草還恨不得碎屍萬段？

地球上有了人類以來，植物朋友們的不解、不平、不甘之心一定始終存在，持續迄今。如果人們聽得到植物的心聲，被鍾愛者或許沾沾自喜，被列為割除對象的一定怨氣沖天了。

或許，當我們來到真正的大自然，沒有人為植栽，沒有人去為植物群刻意選擇或淘汰，我們才聽不到怨聲、恨聲、不平之聲，而那也才會是真正眾生平等的祥和之境吧？

貧僧有話要說 / 十七說

貧僧兩岸往來記

文／星雲大師

多年前，香港佛光協會會長陳漢斌夫婦，把他們在上海買的兩間房子送給佛光山。貧僧到了上海以後，一些政治界的朋友都不敢進我們的大門。他們怕與宗教來往，會對他們增加麻煩。可是大家相處日久，時隔一、二十年，包括宗教局長、台辦主任等，都曾在我這小房子裡聚餐、談話，彼此消除了許多誤解隔閡。

現在，這許多小型的房舍經過徒眾和當地信徒的發心，把它擴大，已經成為一棟大樓，定位為佛光山的文教中心，也作為我公益基金會在上海的辦事處所，由滿蓮法師在那裡住持。貧僧雖然很少前去，有聞那裡的信徒大眾，在佛法裡享受人間佛教的法樂，經常聽到一片讚美之聲，這也讓貧僧感到欣然告慰了。

與上海同時的，最近在北京通州也設立了「光中文教館」，對於親子教育、藝文展覽、發揚中華文化等，也獲得很多因緣的肯定。現在由慧寬法師、慧得法師在那裡主管負責。

復興祖庭 政府協助建設

十多年前，當時的江蘇省宗教局翁振進局長，曾經和前任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，跟我們共同舉辦「恭迎佛指舍利到台灣」，有數百萬人參與禮拜的行列；後來也一起組成「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團」到世界各地表演。甚至邀請貧僧到廈門出席「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界——降伏『非典』（SARS疫情）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法會」。由於這許多次相處的友誼，有一回，翁局長忽然提到說：「星雲大師，以後你可以回到大陸來建一間寺廟嘛！」

貧僧一聽，問道：「你們認為台灣境外人士可以在大陸建寺院嗎？」他說：「你當初在大陸出家不是有祖庭嗎？你可以復

與祖庭啊！」由於他的善意，就讓貧僧在現任國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長的故鄉——宜興市，重建了過去的祖庭白塔山大覺寺。十年來，承蒙宜興市政府蔣洪亮、王中蘇等領導，以及當初的宗教局長許偉英、所在地西渚鎮委書記蔣德榮等許多人給我們的關心，劃給我們一塊二千畝的山區土地，也獲得建設局金新華局長的幫助，為我們種樹、設立停車場，真是要什麼就有什麼，甚至，要把旁邊一座有萬頃規模的水庫改名為「星雲湖」貧僧一再地跟他們推辭，直說不可。

幾番往來後，不得已只有說：「用半個名字送你們，就叫做『雲湖』吧。」現在，「雲湖路」、「雲湖賓館」、「雲湖國際會議中心」……紛紛都用起了這個名字來。

在大陸感謝他們的盛情，真是要風有風，要雨有雨。貧僧說一句真心話，說大陸共產黨不提倡宗教，在貧僧的感覺裡，大覺寺的建設受共產黨的恩惠幫助，比起在台灣和其它的地方建寺廟，又方便了不知多少倍。

如今，貧僧的祖庭大覺寺，大雄寶殿在今日的中國大陸，應該也算是數一數二、莊嚴巍峨的寶殿，和基地千坪以上、十五層樓高的白塔，兩相應應。白天登塔，遠眺雲湖風光，夜晚，在西安劉劍宏居士的協助下，綻放光明，把白塔妝點得簡直是一座燈樓、一座燈山了。

（待續）